

校园纪实小说·大学生篇
自写青春的日子

谁在读书

何世华 / 著

南方出版社



导 读

马苏是某女学院中文系学生

马苏是AB血型 性格两面化

马苏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

马苏的书本知识主要来源于图书馆而不是
大学课堂

马苏的社会知识主要来源于父母、父母的朋友
和他们各自的情人、老师、同学……
以及他的打工经历

马苏的经济水平中等偏下

生活使他不得不常常想到钱

不得不出去找钱

马苏遭遇过四个女人：一个是他的性启蒙者

一个是他的梦中佳人

一个是他的欲望肉体

一个是他的现实土壤

内容简介

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给大学生带来的就业压力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职工下岗导致的家庭收入不稳定，招生并轨后日益增多的贫困生现象，社会上消极因素如腐败、黄、赌、毒问题，性的泛滥与饥渴，这一切汇集成了马苏生存的外部环境，也是当代每一个普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。

本书集中笔墨，真实记下了马苏及其周围同学大学四年级的生存实况，描写了他们在求学、打工、情爱过程中的种种遭遇，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初涉人生的不满、抗争、认同与适应，积累了他们步入社会之前的最初经验。

这是一本自我教育的书，是一本自我成长的书。



1998年5月7日 星期四

大家都看出来，刘奎今天很不开心。刘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开心，别人也只好不开心，整个寝室都是死气沉沉的。这并不是说刘奎有权威，关键是刘奎板起脸来，样子实在难看得很。在这个沉闷的中午，大家听着对方的咀嚼声，没有人说笑，也没有人提议下棋。谁都知道，刘奎可能要发怒了。

果然，刘奎突然将饭缸重重地磕到桌子上。他说，马苏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无意之中看了你的日记。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他，这事看起来并不严重。但刘奎立即换了话题，也换了口气。他说，马苏，你为什么说我好为人师？

这时候，大家都望着我，似乎在等待答案。我有必要回答吗？的确，我好像在日记中写过刘奎好为人师之类的话。但日记是我写给自己看的，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换一本日记本，并且买一把锁，写完了之后就把日记锁起来。

这个日记本是我刚上大学时马芝送的。嫩绿色的封皮，很厚，完全可以把剩下的一年多的大学时光装进去。

马上就要熄灯了。一年四季都是这样，十点半熄灯，把我们年轻的躯体赶到床上，在那里胡思乱想，胡乱动作。我真想发明一种电筒笔，是笔和电筒的混合体，让笔尖从电筒的顶部长出来，不要太强的光，能看清就行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躺在床上看书、写字，并且可以记很长的日记。但现在不行，只能记到这里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说，今天是母亲节。我就要躺到床上了，想想母亲，父亲，家里的事。明天就是周末了，柳影，只要喊着你的名字，嘴里就能溢出一股甜味。

5月8日 星期五

上午是比较文学课。上了一会儿，我就溜了出来，想必老师也看见了，他没有追究。我径直来到图书馆，占一个靠窗的位子。

比较文学，名字有点玄。在老师的眼里，《红楼梦》是最美的美女。我翻开索引一查，拿《红楼梦》比来比去的文章还真是多。其中有一篇文章，登在最近的《书摘》杂志上，拿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回与《堂吉诃德》的前言比，算是较有新意。《红》在第一回交待故事缘起，有一段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，空空道人不断地问，你写这些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呢？石头也就是作者给予回答。《堂》的

前言中也有两个人在一问一答，塞万提斯问道，我写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朋友回答，有用啊，有意思啊。总之，万事万物都要有存在的理由。这样，别人看起来你是在干事业，自己干起来才有信心。比了一整天，中午饭都没吃，把自己比糊涂了。我甚至对整个比较文学都产生了怀疑。

吃了晚饭，赶快收拾。打了领带，打了摩丝，还刷了牙。平日我晚上懒得刷牙，但今天晚上要请柳影跳舞，我怕口臭。

女生楼下有许多男生在晃来晃去。我装作匆匆过客的样子，在女生楼下走了几个来回。还好，那里没有一个熟人。电话机刚闲下来，我赶忙鼓起勇气冲过去，对看门的老太婆说，我要5603。我希望下来的是柳影。一个个女生，花枝招展，从门洞里摇曳出来。过尽千帆皆不是。终于，一个显然刚刚洗过澡的女生对着门口喊了一句，谁找5603？我说我，我找柳影。她说柳影不在，又用同情的眼光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有人请她跳舞去了。

这小子肯定是崔健，他以为他名字叫崔健他就是崔健了。今天晚上我要是找不到柳影，我就没法睡。我先来到第一食堂，跳舞的人真多，没有柳影的影子。第二食堂，迪厅，都没有。也许到“国风”舞厅去了。那儿我和柳影去过，柳影不喜欢熟人太多的地方。我又赶快到“国风”，还真在，一进

门，我就看到了她。我坐在阴暗的角落里，不让她看见我。所有的曲子都是伤心的舞曲。那个同她搂在一起的男人是谁呢？

街上很热闹，到处都是露天舞厅。我需要找个地方泄泄火。一个露天舞厅正在放疯狂的迪斯科舞曲，我钻进去，把自己折腾出了一身臭汗。然后，我瘫在椅子上，我那时候看起来肯定像一条癞皮狗。然后，一个女人向我走过来。到处都是女人，大多是中年妇女，她们看起来都很恶。这个女人对我说，你中场跳得不错。这话不假。后来她说可以跳个舞吗。我说随便。接下来，我就一直跟她跳。最后，她告诉我她叫艳景苹，并且给了我一个手机号。我给她说了个假名字，我说我叫柳影。她说这名字听起来像个女的。

5月9日 星期六

昨夜没睡好。能够闻到食堂炸油条的香味，从窗户里缓缓地飘进来。睡不着，干脆起床。

我知道，是因为柳影。一大早，我就到食堂门口，买两个大馍，没有滋味地嚼着，等待着柳影的出现。

隔老远就看到了她，她头发全是湿的，显然刚刚洗过头。有细小的水珠凝结在发梢，在早晨的阳光里闪烁。她纤细的腰肢，她富有弹性的步

伐，朝气蓬勃，被头发印湿的衬衫里面，乳罩的带子隐约可见。

我蹲在转拐的地方，等她走近。她看见了我，跑了过来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内疚。我说，柳影，昨晚不是约好了的吗，你跑哪去了？柳影说，马苏，对不起啊，真是临时的急事。我们寝室的小陈，就是那个陈闰月，你认识吧。她不是一直在对外交流学院给那些洋学生上课吗？她给我介绍了一份工，是给洋学生上课，工资很高的。

可我知道你昨晚在“国风”，我说。好哇，你敢盯梢，柳影眉毛一竖，转身就走。我说，哎，哎。柳影立即转过身来，满脸如花，说，你是不是盯了。我说就是盯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她问。我只知道他是个男的。柳影马上又笑了，她就是这样一个妖精，我对她一点办法没有。

她说，那个人是对外交流学院的教育长，是陈闰月临时叫我赶到“国风”的，小陈说他肯定在那儿，他是个舞迷。都谈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开始上课。

我说，那今天晚上不又泡汤了吗？柳影这时候就依了上来，我晓得，她又要撒娇了。她整个身子都贴了过来，说，马苏，我们的日子长着呢。我们需要钱不是？这两天我们就忍忍，好吧？要不是人多，我真想当时就搂她一下。

5月10日 星期日

收到一封信。是马芝的。信中说，还有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，她每天都看日历，恨不得一天撕两张日历。她盼着我回去。我真怕她。今年暑假我不打算回家了。一方面是怕她，一方面需要出去挣点钱。假期一过，就要开始找接收单位了，肯定要花钱的。

5月11日 星期一

又早早地熄灯了，除了费明权之外，大家都躺在床上，各怀心思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睡着。只有费明权一个在外面快活，人人都暗暗地羡慕他。他回来之后，有几个装作被他搅醒了似地，开始盘问他，问他今天晚上又是和谁在一起。他因为抱歉，也只好回答。他说的那些女人大部分都是我们不认识的，所以我们对名字失去了兴趣，只要他讲细节。

齐传庆说，你就谈谈接吻是什么滋味。书上说得很神秘，很销魂，我还没有同女人接过吻，你传授传授，到底是不是像书上写的那样。

费明权说，你把自己的手掌贴在嘴唇上，就

是那种滋味。齐传庆真就从被子里抽出手，在嘴上叭了一下。他说，没什么感觉啊。

那些曾经和女孩亲过的室友开始笑，那些没有同女孩亲过的则想再听听。

还是老周富有战略眼光。他说，这样吧，每个人讲一个故事，必须讲他第一次同女人肉体接触的情景和感受。当然，母亲除外。

一开始，大家都沉默。自告奋勇第一个站出来讲的是齐传庆。显然，他的故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大家并没有多少兴趣。

齐传庆说，那个女人是我的英语老师。那年我上初二。放暑假的时候，我闲得慌，跑到学校去玩。几个青年教师显然刚刚打过乒乓球，都坐在或靠在乒乓球台上。他们的形态使我感到很吃惊，我不相信老师也可以这样，一群男老师都光着膀子，只有一个女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。他们堆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谈着很轻松的话题。突然，一个男教师从桌子上跳下来，在我们的英语老师大腿上捏了一把，我们的老师大叫了一声。那叫声里有痛苦也有欢乐，甚至还有一种鼓励。

剩下的那些假日，我常常想到女老师粉嫩的大腿，以及被捏了一把之后那上面呈现的手指印。

开学以后，我一直在等待和创造某种机会。有一个星期左右，我故意不做英语作业。这一天

终于到来了。那是星期五的下午，学习委员传旨，要我到英语老师那里去一趟。我站在老师的房间里，耳朵听着老师的训斥，眼睛时刻望着老师的大腿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摸一下。后来，老师要求我把作业本拿走，把没做的作业补起来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在拿作业本的时候，故意把桌子上的那张报纸也带起来，掀翻了她桌上的茶杯，茶水泼了她一身，我立即冲过去，抖动她裙子上的水珠，顺势抹去她大腿上的茶水。那时候，我坦白，我有点忍不住，在那里捏了一把。显然，老师识破了我的企图，很吃惊地望着我。

奇怪地是，她并没有找我麻烦。

停了半天，没有人说话。白流说，这就完了？太寡淡。费明权说，齐传庆那齐传庆，原来你也不是好东西，那时候你多大，初二，你比我懂事早得多，我在初二的时候可什么也不懂。老周总结说，你是后来居上，你的故事肯定精彩得多。

5月12日 星期二

这两天，宋宝根的牙龈老出血，我们就劝他，到医院去查查，别是什么大毛病。从医院回来，大家就问他，他轻松地说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。我们都知道，他经常就着大馍啃咸菜。全都不吱声。没办法，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父亲，也不好问得太细，

只知道他从小就是希望工程受助者，他母亲带着他妹妹，还有年老的爷爷奶奶，生活在农村，日子苦得很。他必须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供自己读书。

5月13日 星期三

与家在西北边陲的宋宝根相反，来自浙江的费明权是个有钱的花花公子。

有一次，他给家里打了一个加急电报，只有一个字：钱。两天之后，家里就给他寄来3000块钱。

但他并不讨人嫌。

今天他一回到寝室就叫起来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真是一部好片子，他对着我们不断重复，应该让你们这群无情无义的书呆子去受教育。说着，他就从袋里摸出一叠电影票，一共7张，今天晚上的，他说，我请客。

报纸上对这部片子可是有争论的，团支部书记、外号“政治家”的周舒公用政治性腔调评说道。

得，费明权赶紧收起一张票，你不看算。别，别，老周连忙说，我还是有这个欣赏能力的。

报上的话你也信？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作的诗人白流，一天到晚呆在蚊帐里寻找灵感的

白流，这时候从蚊帐里探出一只手，抓进去桌上的一张票。然后，他的声音从蚊帐里面透过无数的小洞钻出来。报纸上说，举国上下顶礼膜拜一条倒霉的沉船，决非什么吉利祯祥之兆。这与吉利何干？一派胡言。我知道诗人好激动的特性又上来了。

一向沉默寡言的冯定插了一句，听说是技术神话。

总之，要看过了才能知道，就像要吻过了才能知道一样。成天笑嘻嘻的“猴子”齐传庆赶紧抢了一张。然后，他又立即回头问费明权，少了一张吧？外号“花花公子”的费明权说，我刚才看过了。

上午的课你没上啊，刘奎也拿了一张。

我没有拿。这是个机会，我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，请柳影看《泰坦尼克号》。

你不会上午一个人跑去看电影吧？老周一手抓着影票，一边故意使用审讯的口气。大家恍然大悟，齐声喊，老实交待，跟谁。

众怒难犯。费明权说，毕舒嘛。毕舒哇，你真是堕落哇。几个人异口同声。

5月14日 星期四

上午到电影院买了两张影票，《泰坦尼克

号》，是明天晚上的。课间休息时，我对柳影说了。她说明天晚上有时间。看得出来，她很高兴。

5月15日 星期五

一个是紧张，一个是激情，这就是这部电影抓人的地方。情节是异常的紧张，大船在一寸寸地往下沉，活着的时间在一秒秒地缩短，除了死刑犯，没有人像这样直面死亡。通常情况下，人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，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时候，导演把死亡推到了前台，推到了观众的眼皮底下。而在这个紧张的剧情里，灌注着杰克和露丝纯粹的爱情。显然，柳影被深深地打动了，她斜靠在我的怀里，像寒风中的小猫，瑟瑟发抖，而她的手心里，却渗出烫烫的汗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像两个精疲力竭的老人，互相搀扶着往校园里走。在那个绿藤园里，灯光被藤叶阻挡，柳影就靠在那棵骨节突现的树上，我搂着她。她说，你能像杰克那样吗？

这是我和柳影之间的关系获得重大进展的一天，我第一次吻了她。

5月16日 星期六

上午，年昆华过来了，这时候寝室一个人也没有。他拿来一篇小说稿，题目叫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》。

年昆华原来也是中文系的，比我高两届，现在在文学院读研，学的影视专业。我们都是先读了对方的文章，然后才认识对方的。我们的阅读趣味非常相似，譬如说我们都喜欢述平的小说。而且，我们欣赏女孩的趣味也非常相似，我们都不喜欢那种过份标致的女孩，要的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味道，就是古人说的“韵”。

在年昆华租住的那间小平房里，我埋头读完了他的那篇小说。我说，还不错，就是太实了，写的这个叫乐润的，就是陈闰月吧。

他说是的，而且那里边还有我的影子。

5月17日 星期日

今天晚上轮到我了。我想赖，我说我只是听了齐传庆碰他那位女老师的腿的故事，他们说这两天你到外面鬼混去了，你怪谁？我说这简直就是一部新的《十日谈》，只不过我们寝室只有8个

人。

那是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最初两个月，一直在军训。一开始，是练列队，我们都喜欢“向右看”的命令，因为女生就在操场的右边。那时候，我就注意到那个女孩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接下来是练正步走，再接下来，是练瞄准，接触就发生在练瞄准的那一段时间里。

你们还记得吧，练瞄准的时候，就不分男女生了。大家都趴在那儿，面前是一溜长枪，对着空洞，整天瞄。那是一段最枯燥的日子了。但有一天，我从这枯燥中找出了极大的快乐。

男女生相杂，全都趴着，那时候，操场就是一张大床。每个人都有两条腿，呈不同的形状一字排开。你从那群趴着的男女生身后走过去，这时候你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教官。你要特别关注那些女生的腿，她们大多穿着裙子，在这样炎热的夏天。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先前一直注意的那个女孩，她穿着一条红黑线条组成方格的三角裙，很短的那种。她的与众不同是，她脱下了上身的一件白褂子，铺在她的膝盖下面。这使她趴在那儿的形态看起来既暧昧又性感。在此后的几天，我一直钻空子，趴在那个女孩的身边。我用一只眼睛望着枪管里的世界，用剩下的那只眼睛不停地望她。那个下午，很厉害的太阳，军训快结束的时候，她牵了牵我的衣袖，她说，为什么我的一只眼睛老也闭不上？

我给她示范，轮换着闭左眼，闭右眼。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随后，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，将一条腿斜着架在她的两腿上。这就是我第一次同异性的肉体接触。

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关键是心理，你一点没反映。白流很不满。“花花公子”说，你说的那个女孩就是柳影吧？那当然，肯定是，刘奎说。

5月18日 星期一

其实，我接触的第一个女孩子肯定是马芝。

我相信，马芝这样的女孩子在每一个男人的生活里都出现过。她就是你生活中这样的一个人，从你有了记忆那时候起，她就存在于你的世界。作为一个男孩或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她是个女孩或是个女人。她对于你来讲，太熟悉了。在很小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在一起玩泥巴的伙伴。直到有一天，你们双方各自拉开对方的裤裆，才意识到双方的不同。这个时候，也就是你告别纯洁童年的时候。

马芝和我是一个村子里的，站在我家大门口，可以望到她家的房檐。算起来，马芝应该是我同辈份的远房亲戚，但因为远得太远了，也就不算亲戚了。要是认真追溯起来，我们这个叫马家坡的村子，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亲戚。从小，我就一